



方 青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泉

方 青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这个中篇小說是用日記体裁写的。背景是东北的一个村庄。主要描写这个村庄的党支部，如何通过一件挖掘水泉的事情，耐心地教育和发动高小毕业生，抛弃輕視农业劳动的錯誤念头，参加了农业生产。小說同时还結合着这件事，写到一个記者应该怎样进行采訪工作。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陽 門 內 大 街 320 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※

書号909 字数 53,000 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張 3 插頁 2

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13000册

定價 (8) 0.26元

目 次

一	几句话儿	1
二	支書	2
三	大泉眼	8
四	春枝嘴里的玉紅	13
五	談心	18
六	柴老爷爷	25
七	飯桌上的爭論	33
八	电	38
九	三虎	46
十	玉紅的花冠	56
十一	潞洼塘的远景	66
十二	牯牛	74
十三	党	79
十四	泉	85

一 几句话儿

在“农民报”編輯部的會議室里，一个刚从农村采訪回来的記者，正向編輯部的工作人員汇报情况。

这是个年輕的女記者，叫阿芳。她个儿不大，稍微有点儿胖。一身干淨的藍色制服，連一点儿皺紋还不曾有。头发还有点儿湿潤，臉上有一种被阳光晒得发紅的光澤。一看就知道她才回报社不久，是剛剛梳洗完了，就来到會議室的。

会場很安靜，連一点儿杂乱的声音也沒有；你只会听到一个还帶点稚气的女声的独白。声音有时高亢，說的也快；有时很低，但每一个字都妥当地送到人們的耳朵里。如果你来到窗子外面側耳一听，还以为这是一个年輕的女演員在背誦台詞，或者是一个播音員在独自練習播音呢。

再仔細听下去呢？你会发觉她不是在背誦什么，不是在重复別人的話；她的感情很激动，話越說越快，这是从她自己內心发出来的声音，講的完全是她自己的感受，她真想把全部感情都放在語言里。大概是由于这个原

因，她的話才那麼有力地抓住這一屋子人。

原來這個匯報是按照她的工作日記講的。整整講了四個鐘頭，可是聽的人連一點兒也不膩。中間休息的時候，還有幾個人問她一些細節。講完了，總編輯給她一個星期的時間，讓她把這一份日記整理出來。他說：

“這份日記很有用處，至少可以看出這兩個問題來：第一、我們的黨是怎樣發動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的；第二、一個記者是怎樣進行採訪活動的？”

下面就是經過她整理以後的日記。也許是作慣了新聞工作的緣故吧，她又在每一篇日記的前面加了個小標題兒。

二 支 書

——記於四月一日晚

生活，假如你只是站在高處望一望，它就像一片茫茫大海，什麼也看不見，什麼也抓不到。如果是伸出觸鼻，到處着眼，直到最細微的地方；那麼，你就像跳進萬花洞里一樣，五光十色，琳琅滿目，真個使你眼花撩亂呢！

而我——作記者還不滿一年——了解的生活是多麼少得可憐呀！現在，我到河南屯來還不到三小時，這家的大門還沒有走出一步，還根本沒有接觸生活。可是，我相信：只要真正鑽進生活里去，那麼，除了正式採訪小型水

利的建設以外，在這個家庭里——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——還會看到他們每個人的思想深處的東西。也許這個想法太狂妄了吧；管它呢，反正我要盡自己的努力來作，永遠不滿足自己的成績。

這並不是我凭空想出來的。縣委宣傳部長向我介紹河南屯情況的時候，特別提到黨支書的情況：他叫宋萬有，是個很好的復員軍人。他曾經向縣委表示過：

“假如上級不調動我的工作，我願意作一輩子支部書記。”

他已經四十來歲，去年才娶了個寡婦。兩口子處得倒挺好，就是這個寡婦帶來的姑娘鬧別扭，跟這個新爸爸合不來，她連一聲“爹”也不叫，天天一張桌子上吃飯，連話都不說，弄得母女兩個也疏遠了。

宣傳部長還說：在舊社會人們譏笑寡婦出嫁，若是帶着孩子出嫁，這個孩子就算倒霉了，千人指，萬人罵，都管他叫“帶犢兒”。這個姑娘是新社會長大的，可是舊社會的殘余還很深。“假如有機會，你可以了解了解，這個支部書記是怎樣處理家庭問題的。女同志調查家務事比較方便。”

談完了，他當時就把我介紹給宋萬有——他是到縣上來開小型水利會議的——這是個典型的彪形大漢，我才有他的胸脯高。握手的時候，我使勁張開手，才剛剛攏過他并着的四個手指頭。我把黨員介紹信交給他以後，當時就坐他們農業社的大車來到河南屯。

在路上，我想起宣傳部長說宋萬有想作一輩子支部書記，這不是一篇很好的通訊題材嗎？既然是這樣，難道坐在馬車上就不能採訪嗎？試試看：

“你是哪一年復員的？”

“五三年。”

“部隊上的生活過久了，乍到農村還習慣嗎？”

“我是蘆溝兒里長大的，當然習慣。”

“在部隊上你是——”

“連指導員。”

“你滿意現在的工作嗎？”

“非常滿意，我簡直迷上這種工作了。”

再怎麼繼續談下去呢？我簡直有些拘謹了。若是一個有經驗的記者，我相信會談的很融洽，象扒開堤口的河水那樣，嘩嘩地淌起來沒個完。我正不知道怎麼繼續下去，這位健談的支書又說下去了：

“我這個人，就是有個怪脾氣，一干上什麼，就再也不想別的啦。土改的時候，我們剛分完地，一百多個中央胡子——就是國民黨特務勾結地主武裝組織起來的土匪——圍住了我們河南屯。因為我們屯子靠近通城裏的大道，敵人下決心要打下這個屯子。我們的部隊正在山里剿匪，就靠我們三十多個民兵來抵抗。我們守住了一個地主的院套，每人一支土槍，通共有兩杆老母豬炮——也是裝火藥打碎鐵片的一種笨重土槍——整整抵抗了七天。那時候，我剛剛入黨，擔任民兵隊長。整天價也不曉得什

么叫累,也不晓得什么叫餓。有两个窩窩头就能过一天,实在困的支不住了,就坐在枪眼下面打个盹。枪一响,睁开眼就起来干。哪一边紧急,我就背上老母猪炮到那边去,呼咚呼咚打几炮。肩膀子上,脸上,都叫火药熏得紫一块,青一块。身上挂着好几个布兜子,里面装着火药、铁片、碎石头。这样的生活,可以说是很艰苦吧!可是,我当时一点也没有这么想,心里从来没有这么畅快过,就是分土地的庆祝大会上,也没有这么畅快!

“——你問什么原因嗎?我想原因只有一条,这是我第一次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。”

我簡直入迷了。他的故事就象一把鉄鉗,紧紧地夹住了我。直到他讲完了,我还直眉楞眼地不晓得说什么好。可他又說下去了:

“后来正式参军,我馬上又迷上我們的部队了。这种心情,是可以想得到的:以前是民兵,现在成了正規軍的战士;以前使的是土枪,现在使的是冲锋式;以前打的是小股土匪,现在打的是美国装备的新一軍。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啦。我参加过四平战役、辽沈战役,打天津、打武汉,一直打到海南島,以后又志愿到朝鮮,抗美援朝。这几年,我一直就这么想:恐怕世界上再沒有比这种生活更美好啦。”

“是的,解放战争是最美丽的事业。这也是当时形势需要你这样做,党要你这样做。”他的話还没有停止,我就插了这么一句。

“說得对！細想起来，真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“現在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你是为什么对农村工作发生兴趣的。”

他瞅着我，微笑着，点点头儿。

我的脑子随着馬車的顛簸猛烈地激蕩着。一个念头使我好久都摆脱不开——一个党员不应当这样嗎？把完成党所交給的任务認为是最大快事；党需要我作什么，这个工作就最光荣。拿这面鏡子来照照自己，我够这个标准嗎？

采訪，一个記者的采訪工作，不仅是为了报纸上的新聞、通訊；也应当註接触到的事物来教育自己，把訪問对象的高貴品質也采訪到自己脑子里来。

胶輪馬車輕快地跑着，我怀着上前綫的心情，一步一步緊張。

生活，假如你是一块巨大的磁鉄；那么，我将是一粒最小的鉄屑。

这些念头一直就在我脑子里晃动着。不知不觉，我們已經到河南屯了。車停在农业社的院子里，支部書記还没有下車，就把我的背包搶到手里說：

“跟我来吧，就住在我家里，有地方。”我只好跟着他走。

摆在我面前的是五間寬大的草房。正門两边是四面明淨的大玻璃窗，几乎每一面玻璃窗后面，都露着一張女人的臉，用怀疑的眼光好象在問：

“这是哪里来的女客？”

当中这间房，东西有两台鍋灶，两口水缸，两个碗架；一看就知道这五间房是住的两家。支書把我領到东屋里，正从炕上下来一个中年妇女，細长的身材，穿一身藍色的棉衣，干干淨淨，紧裹着身子，显得臉龐特別白。淡而細的眉毛，好象一个很工整的括弧，盖在长长的眼睛上，跟她那身衣服一样的清秀。她剛伸出两只手来，拉着我坐在炕沿上，尽东头那个套間的門口，出現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，我一看就知道是这位中年妇女的女儿。跟她媽一样的长相，一样的身材；就是在胸前多了两条大辮子，有她的胳膊那么长。她靠在門框上，一动也不动，眼睛眨也不眨，一直就打量着我。

“我們全家都来齐了。”支部書記用召集會議的口气，指着妻子說：

“她叫春枝，解放以后才起的大名。”

接着又指了指这个姑娘說：

“这是玉紅。回头你就跟她睡在里屋里。这是省“农民报”的記者——你看，宣傳部长介紹的时候，光說阿芳同志，我还没有問同志貴姓？”

“不用管姓什么啦，就管我叫阿芳吧；就跟叫玉紅似的那么叫吧。”

真的，看样子，我才比玉紅大三四岁。按年齡，这对夫妇不正象我的長輩嗎？我想，这样会很快熟起来。果然，一听我說，这对夫妇馬上就笑起来。玉紅也在这个时候

候走过来，拉着我的手……

現在，当我趴在桌子上写日記的时候，村子里靜得連一点声音也沒有。这一家人也都睡着了——不，好象玉紅还没有睡着。我回过头去一看，在微弱的灯光下，我看到她虽然躺的很安靜，但正瞪着眼睛看我。她在想什么呢？就此擱笔吧，我得跟她說一会話儿，陪着她睡覺。

三 大 泉 眼

——記于四月二日上午

今天又認識了一个朋友，是个十六岁的姑娘，她就住在西屋里，叫如月。一听这个名字，就跟看見她这个人一样，个子比我还矮，圓圓的臉，真象十五的月亮呢。可是，她的性格可不象名字那么恬靜。早晨，一进门，她就大声說：

“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你来啦——正趴在桌子写字呢。”

“怎么不进屋来？”

“若不是新环拉着，我早就进来啦。我們俩在門縫里看你，她使劲拉着我的手，不让我推門。”

“新环？”

“嗯，在西院住，也快入团了。我还是她的介紹人呢。”她又拉着玉紅的手說：“这是我們的組长，又是我的

介紹人。”

“就數你話多，也不管人家聽不聽。”玉紅白了她一眼，這樣說。

“聽。”我趕緊把話接過來：“這些事我只嫌知道的少。”

剛說到這裡，一個高亢的男聲在院裡喊道：

“玉紅！”

“哎——”

玉紅聲音拉的挺長，嗓音也特別嘹亮。在家庭是聽不見她這種嗓門的。一聽見有人叫她，我好象看到她的心也跟着聲音跑到外面去。如月搶着說：

“是團支書，團支書，快去看看！”

她倆往外走着，我想趁這個機會多認識一個幹部，也就跟出來。這是個細高挑兒，漂漂亮亮的小伙子。脊背上背着一床棉被，捆得整整齐齊的，就象要長行軍的樣子。他已經知道我來啦，我剛一出門，他就湊過來跟我握手，冲着玉紅問：

“這是阿芳同志？”

“是。”玉紅說完，接着又把他介紹給我：“這是我們的團支書。”

“我叫馬成群。希望你指導我們團的工作！”

“還得教幾個歌兒。”如月的聲音。

我還沒有來得及答話，團支書就從口袋裡掏出日記本來，掀到了一頁，就向她倆交代任務：

“……党支部对咱们的指示，中心意思是——事事往前看，不要光顧后边。也就是叫咱们反对保守思想。再具体点說：就是——尽量发挥咱们青年的光和热，增加生产。”

馬成群一說話就好用新學的名詞。不論對誰，就跟在會上講話那麼一本正經。說着，他的日記本已經掀到了空白頁，這才抬起頭來，瞅着她倆說：

“等我从县里回来，咱们再开支部会討論。現在来找你們倆，是要你們办一个急事儿——”

团支書說到这里，对她俩一招手，扭身走出院子，照着屯边上一棵大榆树走去。

我被一种好奇心支使着，也跟他們走去。

两个姑娘使劲盯着团支書的后影，就象等着他說破一个悶了很久的謎語一样。又象有一件了不起的大事，非她俩来办不行。神情虽然有点緊張，但掩盖不住心情的暢快，掩盖不住臉上的光榮感。玉紅死盯着那棵老榆树，想从它身上找出謎底来。如月可不，她紧跟着团支書的身后，一个劲的問：

“什么事，支書？你倒是說呀！”

“別忙，一看就知道啦！”

团支書越是說別忙，两个姑娘就越着急。

快到大榆树的时候，她俩都跑到前面去，圍着树看了又看。如月又問：

“不就是这棵树嗎？”

誰知團支書并不看樹，而是指着榆樹跟前的一汪兒清泉說：

“急事兒就在这个泉眼上。”

兩個姑娘這才低下頭去，盯着那一潭清水。團支書接着說：

“在早，聽說這個泉眼水挺旺，幾十年以前，叫地主李大疤拿石頭堵死了。現在這一股水，是石頭縫兒里淌出來的。你們倆去找老年人調查調查，若是確實的話，咱們就掏開它，挖道水壕，用它澆這三畝地。三畝地種水稻，種的好，能頂九畝旱田的收成。”

“我說。”如月還沒有發言，先舉起手來，就象在教室里開討論會那樣：“我們團小組包下來，連掏帶種。”

“不能光顧咱們，我提議：把新環也帶進來。”玉紅說。

“對，新環也算一個；咱們明天就動手。”

這時團支書又鄭重地說道：

“不光是新環一個，宋支書還特別囑咐咱們，他說：‘應當借着開辟水田，把去年的高小畢業生好好發動起來，參加生產。要把這個事兒看成是政治任務。’可也是，剛才我還這麼琢磨：一個堵死了好幾十年的泉眼都能掏開，為生產服務；幾個活潑亂跳的小伙子就不能發動起來？泉眼是地主堵死的；輕視勞動的思想，也是舊社會留下來的一——让它们一齊滾蛋吧！”

團支書越說越興奮，指手划腳的，真象把那些腐臭的

东西一拳打碎似的。跟剛才在院子里念本子的神情相比，簡直是兩個人。他說完，一看我，覺察到自己過於興奮，有點不好意思，衝着我笑了笑。接着又正正經經地跟我們三人握了手，把手一揚，就朝着大道走下去了。

“到縣里別忘了問那個事兒。”玉紅大聲說。

“不能忘。”團支書又站住了：“你要先把眼前的工作做好，這個小型水利，就是對你的考驗。我們給縣上介紹學員，不光是學習好，還得工作好，意識好。”

“學員？”這兩個字使我想起了昨天晚上跟玉紅談話的情形——我合上日記本，已經十點多鐘了，本想跟玉紅說兩句家常話就睡覺。可是這個姑娘連一點睡意也沒有，象是揣着滿肚子心事似的，對家常話一點也不感興趣，老是問我省里的事情。問了好半天，我已經困了，她又問我：

“省里有工業學校沒有？”

“有。有工業大學、林學院……”

“有司機學校沒有？”

“司機學校？汽車司機？”

“嗯。”她猶豫地答應了一聲，又接着說：“不論是汽車、拖拉機、起重機的司機學校？”

“沒有專門學校，好象辦過訓練班。”

“起重機訓練班也有嗎？”

“記不清了，好象是辦過。”我覺得她問的很奇怪，就追問了她一句：“你想學司機嗎？”

“不，隨便問問。”她答復得很干脆。我因为困了，也就沒有再談下去。現在看起来，她是有心問的，并不是什么“隨便問問”。可見我談話的时候，还不会用脑子想，还不会从对方的語气里看出她的思想活动。当記者虽然不能象作家那样經常探討什么“內心世界”，可是，要写好一篇报道，也得了解采訪对象的思想感情呀。而且，“內心世界”和“思想感情”究竟有多么大的差別呢？我看差不多，只是說法不同罢了。——先把这个事儿記在这里，回报社再找同志們研究研究。反正想办法鉆到当事人的心里去，却是不可动摇的真理。我一定想办法抓住玉紅的背境材料。

四 春枝嘴里的玉紅

——四月二日晚补記

下午，支書到乡上去开会，玉紅到农业社去选种。我趁这个机会跟春枝談了半天話，这才算知道了他們这一家的来历，也就掏出了玉紅的底細。下面是春枝的談話。为了节省許多引号，这个补記干脆就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写，下面的“我”，都是指的春枝。

* * *

老家？这个屯子的住戶，老家都是河南的，要不就叫河南屯。我們是彰德府的，靠着黃河。这条老黃龍——